

到日本去“反扫荡”

在国内收藏中，特别是在拍卖市场中，我曾有几次失手，后来我了解，是日本的收藏家与我争夺这些文物，日本也有收藏“二战”的专家，这很正常。他们也比我有一些。后来我想，你能到中国来买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套用当年战争时期的语言，你可以扫荡，我也可以反扫荡。

1996年我到日本去，在京都、奈良等地逛街时，发现当地的文物店铺里和地摊上竟有大量的日本“二战”时期的杂志、画报等物，其中有不少与中国有关。我取消了到其他地方的行程，就收集这批东西。我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图片数量就超过三十万张。我是一次就把东西买了，装进集装箱给拉回来的，一次基本上就把市面上的全部给买走了。比如说当时的画报，我一次买了一千余本，《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跃进之日本画报》等，还有上千张日军的明信片，还有作战地图，日军的信件、钢盔、望远镜、指挥刀、绑腿、指北针。

抗战胜利“八一五”那天的报纸，国内的收集了很多，《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我都有。1996年到日本，我就想一定要找到日本投降这一天的报纸。东京有一条卖旧书报的街，我找了一个留学生带我去。一个书店的日本老头说阁楼上好像有1945年的报纸，让我自己去翻。那天特别闷热，我在里面翻了整整三个小时，终于把这张报纸找到了。《每日新闻》1945年8月15日有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情况，很少的内容。这张报纸后来与《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黄埔军校》号

我想做个大馆奴(3)

◆ 攀建川 口述 李晋西 笔述

外、《抗大》号外等1945年8月15日的诸多报纸一起，被评为一件(套)国家一级文物。

2000年1月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说根本不存在东史郎说的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看到报道后，我第一时间从我的收藏品里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南京市详图》，向媒体公布了这幅地图。而这幅地图就证明了老兵东史郎日记中记载的池塘确实存在。

我在日本搜文物得到三种人的帮助，一是有正义感的日本老兵，如盐谷保芳先生，前后给我捐了七八次文物；二是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不辞辛苦，开着车带着我到处寻访；三是在日本开文物店的华侨商人，经常给我提供一些珍贵线索。我在日本的收集“网络”，一直发挥很好的作用，至今犹是。

《荻岛静夫日记》

200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接到一位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文物商人的电话，他说天津的一位姓王的先生藏有一套日军的日记。关于侵华战争，虽然留传下的各种资料有很多，但日记类的东西在中国文物市场上却从未出现过。我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即刻飞往天津。

第二天一早，我见到了这批东西，多年的收藏经验告诉我，这批东西是真品，而且千金难求，旷世

难得。日记一共有七本，加上附带的一本影集共八本。每一本日记只有小孩子手掌大小，正好可以放入口袋中。本子是当年的日本军队的制式用品，专为前线军人制作的，附页上还有军人守则，常用支那语对照，伪满洲国的地图等。日记本上的附件记录，这些东西是一位叫“王襄”的人于1950年收藏。我当即掏钱买下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想让这批最真实最直接地反映抗日战争的东西再东西游荡，我不知道它会再到什么地方去。

回到成都，立刻找人翻译。当翻译完成，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日记提供的东西，远远大于我起初对它的想象。日记的作者叫荻岛静夫，曾是个“火葬兵”，专门负责焚化战死的日本兵尸体。仅仅在淞沪会战一役中，他就焚化了近千具尸体，足见当时战况的惨烈。之后他当过传令兵、武器发放兵。他从自己的视角记录的淞沪会战等重大战役，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历史，但许多历史细节，对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日记几乎没有中断。日记中，日军扫荡、烧房、杀人、抢劫、强奸的内容比比皆是。他们杀中国的俘虏，不需要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报批，对中国战俘是非常非常残暴。这样的文物，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是铁的证据。

这套《荻岛静夫日记》被评为

国家一级文物。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目前国内存在的侵华日军最完整详细的战地日记。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日记，并选配了一些照片。

收藏抗日文物

我去云南收文物至少有十几次，在云南的那些战场基本上都跑了，腾冲、瑞丽、松山，包括1942年4月炸掉的怒江上的惠通桥也去了。但更多的是在昆明，因为很多都是把东西送来，我在昆明验货。

最吃苦的一次是我跟博物馆的何新勇去收大油桶。那天下了雨雪，皮鞋泡成了水鞋，走路呱呱响，只有扔了，在昆明街上买了双胶鞋。到了乡下，买了一些钢盔、刺刀。听说后山村里有个油桶，上面有许多英文，可能是美军的，我们就去了。到了那家，只有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我看到了桶，但没有看到英文。他说，你不相信？他把桶里的米倒掉，我看到桶底全是英文，确实是美军遗存的物件，他不愿卖，说在装米，很好用，老鼠进不去。最后商量用五个米桶的钱买下。但那么重，体积也很大，拿不走，我们抬出农家就抬不动了。我们就滚，但下过雨的路，上坡下坡滚了一二里路，我滚不动了。路是两米左右的机耕道，当地农民打电话帮我们找来一辆拖拉机，当时很冷，我们在拖拉机上冷得够呛。下面一个村子靠公路，我们租了一个小货车。到了昆明，我们吃了最大

份的米线，碗比脑袋大，放了很多辣椒。油桶现在放在美军馆，挺漂亮，挺大气。

最好玩的是收那把“公”字座椅。飞虎队的飞机坠毁云南，难得椅子保留得如此完整。领导青睐，1957年大跃进时，公社书记说，这把椅子还结实，留下吧，于是它成了书记的座椅。为了表示这是公共财物，书记用红笔在前沿写了个“公”字。公社改乡后，一退休书记把它抬回家里。电话里说好五千元转让我，到家搬椅子时又舍不得了，说，坐惯了，我走了你找我儿子要吧。我不干，从成都到昆明再到乡下，晓理动情，终于到手。

由于在云南购买的抗战文物数量比较多，还引起了一些误会。有关机构的个别同志公开说不欢迎我到云南收购抗战文物。

我在四川汶川宝顶山寻找美机残骸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前后好几年。2007年下半年，我们得到一个山民的报信：在宝顶山海拔四千米的地方，1944年有架美国飞机摔在那儿。2007年冬天，我们派了一个搜索队上去，很艰苦，好不容易找到了，由于太大，只好切割一部分带回来。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第三次去寻找耗时十天，把两具起落架残骸运回来。我们用两具起落架组成一个胜利的“V”形，安放在中国式的亭子里。我起名“飞V”。“飞V”是我创造的中英文混合的词，意思是“飞行与胜利”。

我们还派人到西藏搜寻抗战期间驼峰航线的飞机残骸。已在西藏的某地发现三架飞机残骸，我跟有关方面打报告，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派人去把这些沉睡雪山的残骸拿回来。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唐云传

郑重



当然不会不要这个位子去和唐云搞什么新的艺术团体。西泠印社的老将姜丹书是美术教育家，德高望重，很能得到艺术界的拥护，又是唐云父亲的老朋友；潘天寿虽然也比唐云年轻几岁，毕竟比较接近，共同语言多一些，在艺术上，潘天寿正新作连幅，在画坛名噪一时。唐云心想，要能有这两个人举起帅旗，肯定会有不少人跟着干的。唐云和姜丹书、潘天寿一说，两人欣然允诺。一天，他们在西泠印社旁边的柳浪闻莺，泡上几杯龙井茶，讨论这个艺术团体的名称。有的提出叫西湖书画研究会，有的提出叫孤山书画社，还有的提西子画坛，唐云都认为不好。他说：“这些名字都太露了，要有一个藏而不露的名字。”这时正是杨柳吐绿、桃花盛开的时节，西湖水边的莼菜也在抽出一丝碧绿的嫩茎。唐云突然灵感一动，诗意勃发，说：“莼社怎样？”“好，这个名字有双重意义，吴带当风的吴道子，就创造了莼菜的一条条。”潘天寿拍手叫好，立刻领会莼社的意蕴。“既有西湖的特色，又有绘画的特色。”姜丹书也表示赞成。

3.莼社中坚
俞亚声的话是真的。上海书局出版的印刷品《富春山居图》，唐云就临摹了好几年。绘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老是嘴上谈画是不行的，必须纸上谈画。唐云画山水，俞亚声画花卉。唐云有时也客串一下，和俞亚声合作一幅花卉，或是俞亚声画花卉，唐云补景。

唐云和俞亚声谈恋爱的消息，终于传到他父亲唐景潮的耳朵里。这位唐菩萨本来以为儿子已经订婚，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玩玩也未尝不可，就眼开眼闭地并不过问。后来这个消息又传到钱庄老板小姐的耳朵里，这位小姐就派媒人找到唐家，一方面兴师问罪，一方面要选择吉日良辰和唐云完婚。这样唐景潮就无法再眼开眼闭地装糊涂了。“那边提出成亲的事，你是怎样打算的？”唐景潮比较婉转地问唐云，他以为唐云会很爽快地答应的。“我又没有钱可管，要钱庄的女儿干什么？”唐云有些阴阳怪气。“怎么，你想把这门亲事回掉？”唐景潮有些无奈。“你不是要我结婚吗，我给你娶个媳妇就是了。”唐云说。“放肆，除了钱庄那家的，娶任何人家的闺女都不准进门。”唐景潮有些发火了。“不进门就不进门！”唐云顶撞父亲。父亲一个耳光扇了过去，把唐云打了一个跟头。这一记耳光并没有把钱庄大小姐打进门，也没有阻隔唐云和俞亚声的绵绵情愫，他们继续唱着恋爱进行曲。

古人讲过这样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情也。”在唐云的生活中，放在首位的当然还是画画，此性不改，此情难移。正因为他对绘画爱好至深，所以他参加西泠印社总有难以满足之感。西泠印社毕竟是治印、研究金石为主的团体。在西泠印社诸多名家的影响下，唐云虽然偶尔也治印，那只不过是玩玩而已。所以他想组织一个纯粹研究书画的团体。当时唐云羽毛尚稚嫩，不可能登高一呼，就有人跟着他跑，这已经不是画《千家诗》插图的时候了。当时的西泠印社社长是丁辅之，他比唐云年长了许多，又在社长之位，

23.简单的答复让我泪如泉涌

看到我一脸期待地盯着她，聪慧的田恬自然明白我是想在她身上获得支持。然而，她头不抬眼不睁地扔出一句：“他要来就来好啦，反正，他来——我走！”我轻轻皱皱眉。“你去哪儿？”“我去我家！”本来，这是田恬的赌气话，却让我眼前一亮，为了不耽误她的学业，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呀，可是，咋向田野开口呢？

这些年，无论春夏秋冬，田恬每周到歌舞团三次，由田野辅导钢琴和声乐，由其他老师辅导舞蹈，雷打不动。她有意无意成了我们的信息传递员。通过她我知道，田野与青梅竹马的苏秀秀走在了一起。从没想到，田野与我结婚这么多年，苏秀秀竟一直没找对象。得知田野离婚后，她马上出现在他身边，她的真情像春风一样抚慰了田野那颗受伤的心。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漫步在海边的秀秀，凝视着田野的眼睛，轻轻问：“有句话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自认还够精诚，不知你这块金石开了没有？”田野百感交集，稍稍停顿，就沙哑着声音回答：“我……早就开了！”秀秀扑在田野怀里喜极而泣！她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

在他们举行婚礼的那天，我委托花店给他们送了九十九朵百合。真该为田野庆幸，这个女人的善良婚后不久就显现出来。在我和江河出差时，苏秀秀经常到学校去接田恬到他们家吃饭。去年夏天，田野双喜临门，一是在政治上又升了一个台阶，被任命为文化局副局长兼任歌舞团团长，二是妻子给他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自此，田野已彻底陶醉于上天赋予他的新生活。

为了田恬，偶尔我们也会打个电话沟通一下。有时在大街上也会偶然相遇，每次见面他都会发自内心的问候我的现状，而我总会语无伦次匆匆溜掉。尽管了解苏秀秀贤惠，但他们毕竟有了孩子，田恬去住方便吗？她能接受吗？再说，我是为照顾江河的孩子，而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们，这理由多牵强啊！我忐忑不安地在电话中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行，没问题。”田野一句简单的答复让我泪如泉涌。

爸妈本来就讨厌小沈，田恬又因他“被迫离家”，所以从小沈来到这个家开始，爸妈的脸就成了冰棍。

小沈小鬼大。江河中午不回家，他自然会收敛许多，有时给我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看着他懂小慎微可怜巴巴的小样子，我很是不忍。如不出差经常带他到饭店吃饭，对父母却说是客户宴请，为防止小沈当爸妈面要东西，我总是给他买许多零食放在楼上，为防止他偷钱惹爸妈生气，总偷着塞给他零花钱。小家伙心存感激。一天，他竟歪着头很认真地对我说：“阿姨，让我跟你们吧，我不愿回妈妈家，妈妈对我太狠了！”

“好孩子不能背后说妈妈的坏话哦！”

“我说的是真的！妈妈给我专门准备了一根小棍儿，她老用那根小棍儿来敲我！”

“为啥敲你啊？是不是小沈不听话不好好学习啊？”

“是。我考试不及格，妈妈会敲我，我没跟爸爸要东西妈妈也会敲我，我要跟她没说骂你，妈妈还会敲我！”

“嗯？骂我？你妈妈教你骂我？可你从没骂阿姨啊？”

“我老撒谎说已经骂了你了！阿姨，要是我妈妈问起你，你可一定说我真的骂了你啊，要不，她又要打我了！”

到底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他妈妈永远不会来找我落实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皓容给小沈播种的是贪得无厌和仇恨，将来收获的会是啥？我对小沈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爸妈觉察出我对小沈的偏袒，心里越发憋闷和生气。他们恨屋及乌，有时无缘无故冲江河甩脸子。家里的气氛一度变得僵硬，原来那种祥和完全消失殆尽。

难熬的一年，总算过去了。

送小沈走的前一天，我带他去商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换了一个遍。他走后，我粗略统计一下，这一年为他的花费竟是抚养费的两倍！而皓容并没落实她的许诺给我们抚养费。江河说，她不给也无所谓，明年咱也不给她，这两年的不就两吃了吗？我微微一笑，算了，明年咱还是给她吧，今年只当学雷锋了。

养女

刘洁



刘洁